

禮記纂言

二十一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冠去聲



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又殷以上生號仍為死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類是也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儀禮賈疏與孔不同疑孔說是澄曰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故祭之祝辭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上冠禮辭曰伯某甫者此要其終而言非謂冠後即如此稱之也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

也學者行之

雷力救切綴貞劣切  
貞衛二切躡良輒切

孔氏曰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床架坎



上尸於床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恐死者冷  
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甍連綴其足令直可  
著屨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既葬柩出毀廟門西  
邊墻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以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  
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之行神告竟車  
躡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柩行如生時之出故云  
躡行周人浴水用盆沐用瓦盤不掘中雷綴足用燕几  
故不毀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故不毀宗  
鄭氏曰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  
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也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

宗躡行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戌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  
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

出戎事乘驪牲用驛

歛力驪切驪力知切翰胡斷切又音寒驪音原驛息營切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  
事謂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  
之月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  
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驪  
駢馬白腹驛赤類孔氏曰三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殷  
尚白周尚赤萌是芽之細澄曰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



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  
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  
生而相者為所尚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白金之色金  
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  
為所尚赤馬黑毛尾曰騮顏師古漢書注云華騮者其  
色如華之赤陸氏佃云駮赤馬白腹言上周下殷也按  
喪事祭事戎事皆可謂之大事然此條所謂大事只當  
從鄭注以為喪事者是陳與方求異於鄭非也長樂陳  
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閭故子路與祭質明而行事則大事用日出者祭

檀弓

四十二

以朝之質明也歛亦如之故曰大事歛用日出方氏曰  
滕文公居喪恐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為大事春秋傳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祀為大事喪事凶禮戎事軍  
禮祀事吉禮五禮不及賓嘉者非大事故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翬

又言稷妻  
所甲切

聖子  
栗切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火孰曰聖燒土治以  
周於棺也槨大於棺以木為之牆柳衣也言後王之制  
漸文何氏曰聖周治土為甄四周於冢孔氏曰易繫辭  
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不用也有虞氏唯



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聖周殷則易以棺槨周人  
又於槨傍置柳置翬扇帷荒所以衣柳在傍曰帷在上  
曰荒方氏曰槨之於棺如城之有郭牆以帷柩而周圍  
如牆翬以飾柩而翼蔽如羽世愈久而禮愈備也澄按  
易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說者以後世聖人爲黃帝堯舜孟子亦言上古棺槨無  
度則是上古之時已有棺槨矣今此記註跡則謂有虞  
氏始以瓦棺易衣薪殷人始以木爲棺槨易瓦棺聖周  
竊疑此記之說未可盡信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檀弓

四十三

陸氏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  
八歲至十二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  
不爲殤馬氏曰葬殤異於成人之禮鄭氏曰略未成人  
方氏曰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

○易墓非古也

易切以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  
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  
也澄按孔子嘗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脩墓鄭注  
云脩猶治也古者但穴地爲坎以藏棺下棺之後實土



於中外為平地不起墳冢使人不知其處此所謂易即彼所謂脩二字皆訓治字蓋言古者葬後不脩治而崇其封土非言不芟治而去其草木也孔疏雖從鄭注芟治草木之說而又引墓而不墳之言以不墳為不治易則是兼存二義也

右記喪禮沿革凡四節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縫音逢  
衡音橫

鄭氏曰縮從也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孔氏曰古者謂殷以上殷尚質吉凶冠辟積禘少故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吉冠多辟積不復一直縫但多作禘而

檀弓

八四十四

并橫縫之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周世如此爾故云非古也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橫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長樂黃氏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為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別注義患喪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旨

○喪冠不綉

綉爾佳切



鄭氏曰去飾澄曰吉冠既結其纓而垂其餘者為飾謂之綉喪服斬衰冠以繩為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為纓其纓結于頷下而無所垂之餘喪哀從質非如吉冠之文而有飾也

○婦人不葛帶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孔氏曰帶要經也齊斬卒哭變麻為葛婦人重要不變所重故不葛帶卒哭變首經為葛與男子同輕首重要故也

○經也者實也

鄭氏曰經所以表哀澄曰經蓋兼首經要經而言首有冠武矣要有絞帶矣又以大麻繩加於冠武絞帶之外為經者以內有哀之實故其表見於外如此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皆用其所重非徒為虛名而已故曰實也

○練練衣黃裏絢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衿長祛

袂裼之可也

緇七緇切 瑱吐練切 緣悅緇切 要一遙切 絢其俱切 瑱音橫 袂起魚切 裼音昔

鄭氏曰黃之色卑於纁絢纁之類瑱充耳也人君有瑱吉時以玉祛謂褰緣袂口也練而裘廣長又為祛先時狹短無祛裼表裘也有祛而裼之備飾也玉薄曰鹿裘



青豸褻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孔氏曰練小祥也  
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  
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裏而  
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練者淺絳色纁是赤色其  
色華美一染謂之練三染謂之纁纁是赤色其色華美  
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緣謂中衣領及褻緣也裏用黃  
而領緣用練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節見外也葛要經  
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父喪管屨卒  
哭受齊褻蒯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絢屨頭飾  
也吉有喪無初喪無充耳小祥微飾以角為瑱也冬時

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同用大鹿皮為  
之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祥後稍飾故更作裘  
橫廣之又長之且為祛加此三法也裼謂裘上加衣  
也為吉轉文故裼之可也小祥後外有裘裏內有練中  
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着儒  
衣也呂氏曰斬䟽總大功小功總裼皆曰裘喪正服也  
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  
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為之變服以至於再  
期也首經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裘皆易而練矣屨易  
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經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



變衰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斬衰之冠鍛而不灰  
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哀在內  
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  
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  
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  
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為其母皆無服史不可以純凶  
斤占筮除喪不當受弔昔之人皆用練冠以從事則練  
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以功衰為既練之服功衰自  
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  
可為功不可指為練服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

無見哀殺則能有聞矣故為角瑱以充耳長樂陳氏曰  
周禮既練束藻車鹿淺禛與此練用鹿裘同義其禴之  
也亦禴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鹿裘之禴亦用絞乎  
是鄭亦自疑而不必其用絞也澄曰衡即古橫字如鄭  
注之義則橫當訓廣竊謂衣自肩上直垂至下為從袖  
自衣側旁達左右為橫居喪之裘其橫袖短則左右盡  
處不露見於外練後漸文則橫長其袖與吉裘同又緣  
其袖口練前裘雖有禴但禴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  
既有橫長袪則禴衣掩至袖口可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當切



鄭氏曰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孔氏曰喪服也當猶應也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此衰通於五服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布之精麤非獨升數不同纓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麤長樂黃氏曰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燕饗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衰戚之實以稱其服若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衰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衰戚之實者寧如不服喪也澄按陸黃釋物字皆與注疏異姑存其說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鄭氏曰邊偏倚也邊坐服勤謂褻喪服孔氏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著服不得爲褻事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而服行勤勞之事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張子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誦許其口習也孔氏曰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它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或曰者或人有是言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為業春秋時魯宴甯武子賦湛露及彤弓甯武子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唯其以歌舞雅

頌為學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為哀也或曰徒可口誦其詩朱子曰業謂篋篋上一片板居喪不受業謂不敢作樂爾周禮有司業謂司樂也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願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孔氏曰喪服是儀禮王經兄弟之



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已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牽引進之同於已子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時為之厚出嫁後為之薄者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何氏晏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肴之失推使無服也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也伯母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兄弟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唐魏氏徵曰禮繼父同居者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亦緣恩之厚薄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辟同居之繼父方它人之同爨情意之深淺寧可同哉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



在議請小功五月報制可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  
為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為之服小功其子為之服齊衰  
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喪  
之人者哉雖曰無服亦如弟子為師若喪父而無服孔  
子為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為母雖期而釋  
服猶申心喪至于再期益有服者服其服居喪次雖寢  
寐亦不釋去嫂叔以其無屬故不制服俾晝夜常服於  
身居喪次以終其月數然其身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  
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為師期後為母之例俟其父母妻  
之服既除然後吉服如無喪之人也推而遠之者文雖

檀弓

五二

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人情文隆殺  
之深意程子以為無屬是矣而又謂同居豈可無服則  
亦未免於徇俗也薄猶輕也受我猶言承繼我也厚猶  
重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朞既嫁則降服大功  
蓋以既嫁有夫則彼夫承繼於我而以厚重之服服之  
謂夫為妻齊衰杖朞與父在為母之服同是厚之也既  
有厚之者則在我骨肉之恩可以減殺故薄輕其服而  
降為大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爨總從七縱切夫人音扶



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  
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孔氏曰鄭知甥非之者以從  
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若它人言之應云妻之兄  
弟婦夫之姊妹夫也或人以為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  
之親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  
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  
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澄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  
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  
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  
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養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  
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  
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爲服  
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  
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  
張子義是注疏非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它  
外切  
鄭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  
輕不服稅禮而言也遠兄弟謂兄弟相離遠者聞之恒  
晚孔氏曰曾子怪小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  
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



爲薄故怪之此抑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以下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禮所不禁也昔齊王子欲爲其母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清江劉氏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爲服者至親之恩

以期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親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



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  
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  
旣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  
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  
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  
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  
之以其情逾月然后已其亦愈乎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  
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

檀弓

五十四

之問也

木式樹切又音朱爲之云篤切

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游子游曰  
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孔氏曰按世本衛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春  
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爲同母異父昆弟之  
服喪服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則  
宜降一等而服大功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不云自狄  
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鄭云親者屬以同母兄弟爲母  
之親屬王肅難鄭云禮稱親者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  
母之子以親者屬而服若出母之子則出母之父母服



應更重何以無服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繼父服齊  
衰其子降一等也馬昭云與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  
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云繼父同居有子止  
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差鄭玄說是張子  
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則與親兄弟之服同是知  
母而不知父如此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或謂大功亦大  
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問此而答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  
安有此事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二代  
之末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  
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今禮家爲出母服齊

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  
游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  
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  
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  
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旣爲出母制爲服限  
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  
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  
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  
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  
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



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  
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  
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寔遠  
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方氏曰禮繼父同居  
服暮則其子以大功相爲服乃其稱也而子夏以魯人  
之事告狄儀使行齊衰不亦甚乎澄曰子夏固失矣子  
游亦未爲得也張子酌今人情以爲可服小功游氏準  
古禮制以爲不當有服後之知禮者詳焉按禮繼父同  
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王肅乃云其子降繼父齊衰一  
等故服大功是以繼父齊衰之服爲期服也張融旣駁  
其非矣方氏又襲其誤以爲繼父服期何哉

檀弓

卷五十一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  
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縣音玄爲孟云僞切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  
君也爵伯名文孔氏曰瑣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適  
降庶唯不降正爾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下各以  
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  
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各隨本屬  
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孟虎乃滕伯之  
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



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庾氏蔚云  
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  
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澄曰鄭意蓋以父  
祖曾祖正尊為尊之近者伯叔從祖族曾祖旁尊為尊  
之遠者謂在已上之親旁尊者雖遠非如正尊者之近  
也然亦不以其遠而降之在已下之親從子等雖卑非  
如從父等之尊也然亦不以其卑而降之上親雖遠不  
降下親雖卑不降各以其本親之服服之也其叔父也  
二句文同不應異義注疏以上其字為滕伯下其字為  
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為二孟者疑是馬氏曰唐虞夏

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  
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為  
諸父及昆弟可知矣至周則立子以適不以長故無嚴  
於貴貴之際一為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  
之若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猶降而為大功也而况天子諸侯之為君朱子曰夏殷  
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周則添得貴貴底禮如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不  
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亦不絕不降皆貴貴之義上世



簡畧未有許多降殺此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襄有若曰為妾齊襄禮與妾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為云偽切與音余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變妾文過非也孔氏曰唯大夫貴妾總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哀公為妾服齊襄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雖是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檀弓

五十八

鄭氏曰穀當為告穀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按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魯莊公為服大功或人云周女嫁命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云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服大功此言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為外祖母一非假令為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二非澄曰第二或曰蓋不



學之人既不通春秋王姬齊襄公夫人而誤以為齊僖公夫人又不通禮外祖母服小功而誤以為服大功第一或曰雖自穀梁以來有是說竊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也葉氏以或曰為記者設為疑辭石林葉氏曰主王姬嫁者當為之服姊妹之服則莊公為之固然何疑於外祖母乎若以為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服記者所不能決審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縉士刀切髻側加切從音摠扈音戶

榛側巾切長直亮切

檀弓

五十九

鄭氏曰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曰妻之姑謂夫之母也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髻法期之髻稍輕母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髻也既教以作髻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教以用榛木為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按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皆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斬衰總長六寸此齊衰長八寸以二



寸為差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緦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魯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學戶教切衣當為齊音書  
總讀如膠木之膠總音歲

喪如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也衣衰衣當為齊緦經緦讀為木膠垂之膠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衍蓋皮之弟告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總衰而環經總衰小功縷而四升

檀弓

六十

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人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也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經服其舅非也孔氏曰叔仲氏皮名叔仲皮雖教其子子柳其子猶不知禮後叔仲皮死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緦經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緦耳衍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答子柳云吾魯姑姊妹亦如此無人於吾



相禁者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裘而環絰子柳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當時皆著輕細故也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

之所為也

○縣子曰給裘總裳非古也

給去逆切  
鄭氏曰非時輕涼慢禮孔氏曰給葛也總布疏者時有寒者不服麤裘但疏葛為裘總布為裳故云非古古謂周初制禮時也陸氏德明曰給麤葛布細而疏曰總方氏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總一以麻而各有升數若以給為裘以總為裳取其輕涼則非古

檀弓

六十一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裘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裘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裘

鄭氏曰范蜂也蟬蛭也綏謂蛭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孟氏所食采邑即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聞子臯至孝來為成宰恐其罪已乃制裘服故成人譏之蠶則績絲作繭蟹設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蟬喙似冠之綏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今無匡而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為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裘後畏子臯



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  
不關於蠶蜂也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聞子臯之風者悍夫悌故兄死不為衰  
而今為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  
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正焉蠶績范冠之謠  
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子臯之孝  
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右記喪服得失凡十九節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

檀弓

六十二

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  
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重平聲蓋音盡少難

並去聲  
與音恭

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言曰請之意  
蓋皆當為益益何不也志意也世子謂言其意則驪姬  
必誅重耳曰益行乎行猶去也世子謂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君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



告也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謝之也伯氏狐突別氏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臯落氏反後懼而稱疾也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雉經申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孔氏曰按左傳僖四年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是驪姬

譖申生之事也傳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辨焉杜預注謂以六日之狀自理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置藥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也傳又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君無復歡樂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也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太子奔曲沃按閔二年伐東山臯落氏在申生死之前五年狐突欲令太子出奔太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狐突謂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身命之死雖然



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  
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而圖謀吾君國家  
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雉牛鼻繩也申生以  
牛繩自縊而死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  
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蓋亦然申  
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  
非故謚為恭以其但能恭順於父而已長樂陳氏曰君  
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已有諫以明事諫以幾為順以孰  
為勤幾而不入則至於孰孰而不入則至於號號而將  
至於見殺則有義以逃之於親雖有所不從而於義無

所不順若以小愛賊恩姑息賊德依違隱忍惟意是從  
以至隕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君子不取  
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  
不逃乃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忘其躬之不闕而恤國  
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  
已非孝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衛輒  
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益可哀  
也馬氏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雖有殺身以成仁  
之志而其死非義也然國人亦作詩以思之申生愛君  
父恤國難猶有善於彼廬陵胡氏曰按春秋自閔二年



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者誤澄曰此云不出者蓋謂稱疾不出任事非謂其去也按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敗狄於稷桑而反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之被殺當合春秋內外傳所載並觀乃見當時事情驪姬譖申生將弑君父獻公雖未必深信然心實欲去申生立奚齊以徇驪姬之意也姬以險語逼公公謂吾不忘抑未有以致罪焉則公固有誣申生以罪而去之之心也姬得公此語旋告優施以爲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於是令申生祭齊姜置毒於胙雖姬之謀亦承公之意也公縱知太子無是事豈肯爲之辨

白而移罪於驪姬乎且姬受所歸之胙寘諸宮而六日之後不自持以進待公既至召申生使之自獻若申生於臨獻之時加毒然杜預乃謂申生當以六日之狀自理可謂踈已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父欲立奚齊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繫戀芬蒂於中公使奚齊攝祭人爲太子憂則曰但當順君父之所安伐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命仁人之事天也曰子於父母唯命之從彼近吾死而我

不聽我則擇矣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



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申生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它日納己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童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為陷父於惡也陳氏謂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已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

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之公畧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大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事卒為終死之言漸也消盡為漸



孔氏曰形骸漸盡也澄曰終者全天地所與之性父母所生之體而無虧損於初至今日終畢也能知覺運動之謂生不能知覺運動之謂死小人之死但身形不復知覺運動而已庶幾近也言其可近於君子之終也曾子將死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子張所言之意亦猶曾子所言之意蓋君子以得全其生而終為幸也長樂黃氏曰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人道既盡則為能終小人則只是形氣消盡子張言庶幾者蓋生平持身唯恐不盡道今至將沒幸其得終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生平恐懼之意也廣安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皖華板切簣音責與音余  
聖紀具切呼音吁華音棘

鄭氏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  
不與成人並簣牀第也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  
憊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  
齊嘗聘以為御而不為華急也變動也幸覲也彼童子  
也德謂成已之德息猶安也姑息言苟容取安也孔氏  
曰華光華皖謂皖然好也詩傳云覲皖好貌我未之  
能易者言未病時寢臥既病後氣力虛弱未能改易聞  
童子之言乃驚駭已不為大夫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  
也夫子它人呼已為大夫之稱長樂陳氏曰未嘗為大

檀弓

六十八

夫而死於大夫之簣宜曾子之所不為童子以其非禮  
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  
以恩也山陰陸氏曰細人言其所見不臣王文公云姑  
息者且止之詞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張子曰簣可  
易必簣席之類華而皖以其陳之在上顯露也澄曰爾  
雅以簣為第而疏釋第為牀版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  
卷以簣置則中簣可卷屍則非牀版矣司馬貞索隱謂  
簣為葦荻之薄此曾子所寢之簣季孫所賜若是牀版  
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簣席之下何以見其華皖又  
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之上



有篔簹最在上近膚故顯露而見其美篔簹字從竹疑爲竹簞之異名張子所解蓋是今人爲竹簞或以竹膚之筠或以竹肌之篴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雜如錦文此篔之華而皖必是其文如錦者也考之於禮寢簞之制未聞有尊卑貴賤之殊但貧者質素富者華美以季孫之篔賜曾子自是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之以其華皖必是大夫之家所造作者故曰大夫之篔與而曾子然之謂此乃季孫所賜也篔之華美與質素大夫士通用之童子非謂此大夫之篔不是士之篔但謂此必大夫祿厚家富者之所爲爾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

使曾子不易此篔而終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者蓋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時平時夜卧在燕寢將終則必遷于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篔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篔也諸儒舊說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篔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篔四字之意也儻大夫之篔與士之篔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



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卧至于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陳氏所謂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其說皆非是鄭注以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遂謂齊嘗聘曾子爲卿亦非是夫子者尊稱也妻之尊其夫弟子之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曰夫子豈必大大而後可稱夫子乎曾子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

檀弓

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甚不可勞動親幸延引須臾之生者爾元之愛我也然吾今何所求豈更求生哉斃死也所求者得其正而死斯已矣已止也謂所求止此它無所求也舉謂擡舉其項令起而不卧扶謂扶掖其身令離其所坐反謂再還所卧之處席者所卧簀席之通稱

右記考終之事凡三節

曾子之啜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



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按上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  
爨室遺語以反席之前有言記文不備爾臨川王氏曰  
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澄曰注云矯之以謙  
儉疏云故爲非禮以正其子皆非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 汰音泰

司士姓賁名也鄭氏曰禮唯始死廢牀時失之子游當  
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按喪大記始死  
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  
士賁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爲是故許諾之汰自矜大

檀弓

七十一

也凡來諮禮事者當據禮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專輒  
許諾如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長樂陳  
氏曰君子之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有所受無所專司士  
賁聞襲牀之禮而子游諾之以其不知有所受無所專  
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音余

孔氏曰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口東此  
之謂始死之奠鬼神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酌但始死未  
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閣架椹之  
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並將近置室



裏閣上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爲時期切促急令奠酌不容改新也方氏曰閣以閣食物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奠也止以閣之餘物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先儒說以其閣之餘奠不唯於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乃有席未失謂末世失禮之爲孔氏曰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大斂之奠設於室乃有席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曾之衰未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以爲禮其言非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仲梁子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



之意矣孔氏曰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  
帷故知仲梁子之言非也廬陵胡氏曰存二說以傳疑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  
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也孔氏曰桓公生僖叔牙  
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  
孺孺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牙六世孫也按士  
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筭括髮袒下云士舉男  
女奉尸使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

檀弓

七十三

以麻下云奉口使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使于  
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使  
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子游習禮見武  
叔失禮反言之知禮益嗤之也方氏曰曰知禮所以其  
言其不知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褻息列切  
見賢遍切

鄭氏曰陳之將以斂也褻衣非上服敬姜者康子從祖  
母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孔氏曰季悼子紇生穆伯靖  
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穆伯平子是親



兄弟平子是康子祖穆伯是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妻故云從祖母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禮朝夕哭不帷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孔氏曰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朝夕哭不徹帷下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然聲已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方氏曰寡婦不夜哭遠嫌之道然爾穆伯夫也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晝夜哭而不嫌於厚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扱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

夫  
夫音  
扶



鄭氏曰以將為賢人蓋見其有才藝季氏魯之宗卿敬  
姜有會見之禮未嘗以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  
行也內人妻室也孔氏曰曠猶䟽薄也言此子平生必  
䟽薄於賓客朋友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  
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歿卒其妻妾皆行哭失  
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  
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  
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彼戒婦人而成子之  
德此論子之惡各舉其一爾方氏曰行哭者行哭泣之  
禮也澄曰曠於禮蓋謂其曠廢男女居室之禮而溺於

禮弓

七十五

燕私好內之情非謂其䟽薄於朋友諸臣之禮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

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于貴切  
倡音唱

鄭氏曰位謂以親䟽叙列哭也委巷街里也子思之哭

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姊妹婦有小功服

者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亦無服過

比以往獨哭不為位孔氏曰曾子以哭小功之喪當為

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委巷之禮

言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

為親䟽之位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為姊妹有小功之服



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  
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子思孔子之孫或其兄蚤死  
故得有嫂或云孔氏一子相承至九世故皇氏以子思  
為原憲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  
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子思之哭嫂也為  
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不為位非矣澄  
曰水下流之聚処為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  
云窮巷委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子思以下記者  
所引先記曾子之言後記二人所行之事謂子思申祥  
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况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為位

檀弓

七十六

乎為嫂無服而其妻為婦如婦則有服為妻之兄弟無  
服而其妻為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  
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于前而已無服者隨哭  
于後也馬氏曰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蓋無服所以遠  
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為婦如之恩而不  
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  
矣嫂為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為婦如之道故  
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  
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



免哭踊夫入門右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得倡踊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孔氏曰野不達禮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呼名此家哭呼名子臯非之乃改也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沾也相去聲沾音古

鄭氏曰沾猶畧也孔氏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

時人謂其於禮麤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鄭氏口不以吉服弔喪孔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失禮也方氏曰吉服可以養疾而不可以居喪故始死則易之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也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子游禭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經而



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是言小歛之後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襄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士唯公門說齊襄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

曾點倚其門而歌矯居表切說他活切入見賢遍切

鄭氏曰季武子曾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

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

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皙曾參父

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孔氏曰時人畏武子入其門者

皆說襄矯固不說齊襄入見且謂之曰著襄入大夫之

門其道將亡絕矣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襄入

檀弓

七十八

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襄

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心雖恚恨矯固身

既寢疾無柰之何乃佯言若美之謂失禮顯著凡人皆

知今說襄失禮之微惟汝是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

曾點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凡

外貌為陽內心為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陽心

實不善而佯善之陽佯字相假借入公門說襄謂不杖

齊襄若杖襄入公門亦不說長樂陳氏曰季孫夙之疾

矯固不說齊襄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

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



未死國人歌曰子產之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李廣  
之死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況樂其死乎子產李廣之感  
人猶至於此季孫夙疾而不為人所畏愛死而不為人  
所哀悼其失人心可知周官閹人喪服不入宮曲禮席  
蓋重素苞屨厭冠不入公門服問亦曰唯公門有稅齊  
襄則非公門不說齊襄矣矯固曰斯道也將亡矣武子  
則曰君子表微蓋道之存則著道之將亡則微於其將  
亡而能明之故謂之表微季孫之善矯固豈得已與

右記初喪之事凡十五節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

檀弓

七十九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腠而立衍也夫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音

下皆同居音姬膾  
徒本切夫音扶

鄭氏曰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仲子  
所立非也禮朋友皆在它邦乃袒免檀弓故為非禮以  
非仲子也居讀為姬姓之姬語助前猶故也子服伯子  
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檀弓去賓位就主  
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伯子為親者隱爾立子常也文



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扱周禮孔氏曰檀弓名今山陽有檀氏仲子魯二檀弓與之爲友非処它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也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何居猶言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也旣言之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按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正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下士喪禮君使人祔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是也小斂之後尸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於東階下弔也士喪

檀弓

卷八十一

禮小斂訖男女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是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也初於西階下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舍嫡孫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乃爲隱諱言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亦者言餘人有行古之道者仲子亦如之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爲古之道云仲子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爲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方氏曰免之爲服特施於五世之親而朋友死於它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旣非五世之親又非死



於它邦擅弓為之免焉蓋服非所服之服以譏立非所立爾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為之云偽切下同適音的鄭氏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古服之

擅弓

八十一

布為衰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服也文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就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方覺所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客位所譏行也孔氏曰衛靈公生昭子郚郚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子游與惠子為朋友應着弔服加紕麻帶經今乃着麻衰牡麻經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



縞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按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  
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  
重服以譏之者扱牡麻經爲重也弔服弁經大如緦之  
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也大夫  
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  
門並北向故云在賓後也長樂陳氏曰公儀仲子舍孫  
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適立庶而子游弔以  
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明適庶之分司寇惠子之  
廢適無異公儀仲子之舍孫子游於司寇惠子之相友  
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

檀弓

八十二

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牡麻經  
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見於言子游之  
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  
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  
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  
爲之服卑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旣而  
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馬氏曰  
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它邦而  
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  
游之麻經皆非在它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



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  
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  
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  
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澄曰文子名木今日彌牟者彌  
牟二字反切則爲木彼實稱名爲木而聽者若曰彌牟  
猶爾之爲而已而止諸之爲之於之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之時人以此儀當如  
詔辭而由右子游正之孔氏曰相主人以禮謂之擯大  
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少儀云詔辭自右立

檀弓

八十二

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辭爲君出命則君之辭命爲尊官  
處右於喪事則賓主右而已左當時禮廢相喪亦如傳  
君辭之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澄曰按  
雜記泚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泚柳死其徒由右相泚柳  
賢人居母之喪相禮者由左以其知禮也及泚柳死其  
徒非能如泚柳之知禮故從時俗之失禮而由右相方  
氏曰凶事尚右子游爲擯而由左尚右故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爲君在  
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  
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閭人辟之泚內雷鄉大夫皆辟







